

論語集說

四







論語集說卷第四

永嘉蔡節編

述而第七九三十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集曰老彭商賢大夫邢氏疏曰老彭之為人無所

考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比猶並之也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

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

也故其所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

三六二

論語集說卷第四

陳

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德愈

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

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

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晦庵朱

山楊氏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

有作乎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

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而筆削焉蓋亦

哉識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集曰默不言也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



諸心也學不厭所以成諸已誨不倦所以成諸人何有於我言是三事何者能有於我此皆聖人之謙辭也

晦庵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曰何有於我三者猶曰何有學者云爾節謂以夫子之聖於此三者猶曰何有學者可不勉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曰徙遷也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

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

脩身之大要也勉齋黃氏苟未能之聖人猶憂

况學者乎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曰聖人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四

二

詩照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集曰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晦庵朱氏申申其容

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

是龜山楊氏此可見聖人中和之氣與弟子善

形容聖人處也伊川程子

又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

於燕居則申申夭夭不是聖人揀擇安

排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者

也天台陳氏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



集曰甚矣吾衰也言其衰之甚也復又也  
方其年壯氣盛而欲行周公之道也故夢  
寐見之及其年老氣衰而知不能行之也  
則不復有是夢矣聖人心乎濟世死而後  
已此亦託辭以歎吾道之終不行也

本白石錢

說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曰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人所當行之  
理也據守也德則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

者也依者不離之謂仁則心德之全也游

則寓此心焉爾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之事

周禮註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  
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  
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  
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

亦莫非至理之所在也志道則道在是而  
心之所之者亦在是也據德則德之在我  
者守之而不失也依仁則惟仁之依而造  
次顛沛之未始離也游藝則游心於藝而  
一動一息之莫不有養也

朱氏曰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



心存乎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必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 學者苟能於志道據德依仁

而不紊夫先後之序又時焉而游於藝則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罅漏

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本晦庵朱氏說 朱氏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身上做工夫方見字字是實用今看道是甚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曰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

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

論語集注卷之四

四

游熙

欲其入於善苟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

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也

晦庵朱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

憤房粉切悱芳匪切復扶又切

集曰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之

見於色辭者也憤則不得於心啓謂開其

意也悱則不得於言發謂達其辭也物有

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

復再告也不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則知之

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庶幾其聽



之專而識音志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爾

不以三隅反則是不能因言以推類苟遽

復之則於彼亦無益矣以三隅反而後復

之此古之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

之也本伊川程子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

集曰有喪者在側食豈能甘也伊川程子哭謂

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晦庵

朱氏於此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上蔡謝氏

論語集註卷第四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舍上聲夫音扶馮扶水切切好去聲

集曰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

謂不為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

訓許本岷隱戴氏說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

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

成其謀邢氏晦庵朱氏聖賢之於行藏無意無必

隨其所遇而已故其行非貪位也其藏非



獨善也一有意必則是二者俱失其宜矣

用行舍藏唯顏子可與於此上蔡謝氏曰河南尹氏曰

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朱氏曰用舍行藏猶以物我對待而

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子路見

夫子獨許顏子遂自負其勇故發為子行

三軍則誰與之問夫子謂犯難而輕死非

君子所貴惟臨事而懼則有戒心故其動

也必審好謀而成則有遠慮故其為也必

濟此則行軍之要也所以抑子路而教之

與本南軒張氏說

三四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四 六 游熙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集曰執鞭賤者之事晦庵朱氏好謂好義也富

固人所欲也而有義存焉使其於義而可

雖身為賤役亦所不辭然於義有不可焉

則姑從吾所好而已聖人斯言非謂富有

時而可求也特借是以明其決不可求耳

本南軒張氏說東坡蘇氏說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切

集曰慎者敬謹之至也齊之為言齊也兩齊



之齊側皆切餘如字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誠否鬼神之神有無繫

焉戰之勝否師眾之死生繫焉疾之愈否

吾身之存亡繫焉三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本晦庵朱氏說戰疾危殆此心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曾氏曰鬼神恍惚河南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樂五角切

節釋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

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四

七

游

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

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

故發為此嘆與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未有不中節者今在齊聞韶

而憂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滯如此然未有一說可以易此說姑闕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並去聲

集曰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諾應辭也



問之問於夫子也下乃子貢與夫子問答之辭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子貢不斥

衛君而即夷齊之事爲問以探聖人之旨可謂善於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恨之謂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言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而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唯恐失之其可同日語哉故觀夫子所以賢夷齊則其不爲衛君之事可以意會矣

本晦庵朱氏說南軒張



氏曰叔齊之遜伯夷以伯夷之長當立無  
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  
以叔齊之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之義而何  
為國乎人以崩贖得罪於先君而出奔則不  
事國人以於立輒而拒崩贖曾不知崩  
宜有衛也於是立輒而拒崩贖曾不知崩  
一贖日也輒之子也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  
也可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切食音嗣  
枕去聲樂音洛

集曰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肱臂也寢則

曲肱而枕之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窮約而樂亦無不在焉所樂者在我其視

不義之富貴直如浮雲之無與吾事耳本

朱氏疏晦庵  
氏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曰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

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

過耶觀五十而知天命之語則曰學易曰

無大過皆謙辭耳龜山楊氏曰與易為一  
然後無過 東溪劉氏

日一毫不與易  
合斯為過矣 聖人即已教人使知易之

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本成  
都范



氏槩山黃氏  
晦庵朱氏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  
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但  
誦說而已也晦庵朱氏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葉舒涉切  
女音汝

集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也

邢氏  
疏

葉公不知孔子而問子路子路

不對以形容聖人之難也

河南  
尹氏

未得則發

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惟日孜孜

終吾身焉而不知歲月之邁也此孔子自

謂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其至誠不息

之運非聖人不能也

晦庵  
朱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  
去聲

聲

集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  
待學而後知也晦庵  
朱氏節謂夫子以生知之



聖猶曰好古而敏求者此雖聖人之謙辭然義理無窮亦必學而後為知之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

也

晦庵朱氏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或善

三六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一

游熙

或惡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則是善惡皆

我師也

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善吾師也不

善亦吾師也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古人之學無非為已

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徒雷切

集曰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

稱威氏威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則威魋其柰我何言不能違

天害已也

晦庵朱氏

又曰於威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康人



則曰天之未喪斯文蓋夫子一身之存亡繫斯道之興廢故其遇難也不決於人而決於天

休齋陳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隱匿也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道無乎不在聖人之日用常行孰非教之所寓哉夫子語二三子謂女以我為有隱乎我實無隱也我之所行無不與

二八

論語集注卷第十一

十一

游熈

二三子共之甚易知而易見特自不察之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

邢氏

疏晦庵朱氏建安游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集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教者必自外入故以文為先焉

伊川程子

成都范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節釋曰聖人道全德備大而能化者也君



子則具聖人之體而未能充盡者也  
檠山黃氏曰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得見故又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恒並胡登切亡讀為無

集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有恒者不貳

其心

橫渠張子龜山楊氏曰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

亡絕無也

虛則未滿之名盈充實也約窮約也泰奢泰也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四

十三

游熙

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三者皆虛夸

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恒也

晦庵朱氏

又曰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

未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

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切

集曰釣垂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絕流

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也邢氏疏晦庵朱氏蓋物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



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釣而不網不忍取之多也弋不射宿不欲陰中之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集曰識記也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

作也

晦庵朱氏

節謂夫子自言未嘗有是亦可

見其無所不知也然猶不以生知自居多

聞而能擇多見而能識自處於知之次而

已此蓋聖人之謙辭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見賢遍切

集曰互鄉鄉名難與言蓋風氣之未純也

童子者互鄉之童子也惑者疑夫子不當

見之也與許也潔脩治也

晦庵朱氏

聖人無絕

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互鄉

之童子論其俗則互鄉也論其年則童子

也門人疑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見

也當與其進而不當與其退獨何為已甚



乎人能潔已以進與其一時之志潔耳自此以往亦安能保之也聖人之心猶天地之於萬物苟有生意則雨露滋長之矣無間乎幽深僻遠也

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豈遠於人乎患不欲之耳欲仁而仁至亦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三十八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五  
游

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取七  
佳切

集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相助匿非曰黨取與娶同魯與吳皆姬姓禮不娶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揖巫馬期而進之者司敗揖也巫馬期以告者告於孔子也

那氏疏晦庵朱氏

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



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然亦不正言其

所受之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謂善

於為辭矣武夷吳氏朱氏曰孔子不可

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集曰歌者歌詩也南軒張氏反復也晦庵朱氏和者

繼其聲也龜山楊氏節謂此與人歌也與人歌

而善必使之復歌而後和之可見聖人不

伐己之能而掩人之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三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六

游

集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藍田呂氏猶若也

有君子之行然後有君子之文弟子見聖

人之文發越如是日宗仰焉夫子懼其惟

文之求而不務其行也則曰吾之文得不

與人同乎但於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焉耳此皆自謙之辭欲人因文而勉於

行也聖人抑己訓人引而發之大抵若此

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

集曰此亦夫子謙辭也聖則大而化之仁則盡夫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它之辭也夫子雖不居仁聖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唯至誠不息者能之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晦庵朱氏景迂  
晁氏東萊呂氏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  
軌切

集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

三四十一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七

游熙

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祇之佑也聖人表裏純一未嘗有過固已合乎神明豈待至此而後禱哉曰丘之禱久矣

蓋所以明無所事禱之意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  
聲

集曰孫順也固陋也

邢氏  
疏

儉不中禮則固

而已矣至於奢則僭上而不孫不孫者亂之所由生也

龜山  
楊氏

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

為大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伊川  
程子

此夫子



救時不得已之言也

景迂 鼎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晦庵 朱氏

君子循理

故其心和平而寬廣小人役於物故其心

無日而不憂懼

本伊川 程子說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節釋曰溫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色正也溫

而不厲則失之於太柔矣威而猛則失之

於太剛矣恭而不安則失之於拘迫而不

可以持久矣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

人盛德之至故其中和發見自然如此

泰伯第八

九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集曰至德謂德之至極不可以有加也三

讓遜之至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之

可見也

晦庵 朱氏

節謂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

仲雍又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

道日盛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也與

仲雍逃之荆蠻而避之其後大王乃立季



歷傳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  
遂克商而有天下泰伯之遜夫子不曰遜

國而曰以天下讓蓋探其心而推明之也

遜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泰伯可謂

至德非夫子其孰能知之節謂論語一書

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矣泰伯知天下必

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荆蠻而避之文王三分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文

王均此一心也此其所以為至德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

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切

集曰蕙畏懼貌絞急切也晦庵禮所以節

文也恭而無禮則罷於接物慎而無禮則

畏而失我勇而無禮則暴而上人直而無

禮則切而賊恩藍田呂氏節謂恭慎勇直皆善

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

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蕙亂絞之弊而反害

之也白石錢氏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

偷薄也晦庵朱氏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

之當然耳非為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



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倣自然民化而德

厚矣本南軒張氏說

又曰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氏說自為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夫音扶

集曰招呼也啓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兢戒謹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也小子弟

三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四

三

游熙

子也註疏啓手足者使弟子開其衾視之示

保其身而無傷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此而始知免矣所謂全而歸之者於是為終其事反覆玩味此章亦可

見持身之匪易矣南軒張氏曰身體猶不敢虧也况

敢虧其行以辱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集曰孟敬子仲孫氏名捷魯大夫

馬氏問

之者問其疾也言曾子自言也貴猶重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辭言語也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  
有司謂有司之者也孟敬子蓋嘗學禮於  
曾子曾子因其問疾之際而告之言鳥畏  
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蓋道無所不在而君  
子所重者則在此三事而已矣不莊不敬

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莊敬有素則夫  
容貌之動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其正顏  
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夫顏色之  
正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其出辭氣也非鄙  
即倍惟涵養有素則夫辭氣之出斯遠鄙  
倍矣動也正也出也有諸中而形諸外也  
近自近也遠自遠也不期然而然者也故  
皆以斯言之此三者蓋禮之本脩身之要  
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  
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此特禮之末則



自有司之者存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本晦庵朱

說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不

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

為在人非深識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

有間者不能然也

晦庵朱氏上蔡謝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四

九二

游

集曰孤幼主也百里諸侯國也

藍田呂氏

節節

操也其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

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

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晦庵

朱氏南軒張氏曰此非剛毅篤實者不能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曰士學者之稱

西山真氏

弘寬廣也毅彊忍

也

晦庵朱氏

弘與毅相湏者也士之不可以不

弘毅者以任重而道遠也所謂任重者以



仁為己任也所謂道遠者當用力以終吾

身焉耳

南軒張氏節謂弘則可以大受

塗若不能容受則何以勝其重不能彊忍則何以至於遠必是有大力量然後能勝其重而至於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五角切

集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美有刺其為言

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

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

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

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

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

舒暢其固滯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

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

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晦庵朱氏

又曰朱氏曰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

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材不  
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  
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  
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  
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  
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  
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  
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  
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  
以古之成才也易今之成才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曰民謂凡民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

謂也

邢氏

由者由是理之所當然知者知

是理之所以然

晦庵

聖人之設教可使民

由是道然知則待其自悟聖人有不能與  
也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

南軒  
張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集曰疾惡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晦庵朱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曰周公且也驕矜夸吝鄙嗇也晦庵朱氏設

言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焉則其餘不

足觀矣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有周公

之德亦何至於驕吝哉伊川程子曰程子云驕氣盈

考三

論語集說卷第四

九五

書指

吝氣歉然其勢常相因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以

集曰穀者善之實也成都范氏曰穀善也致堂胡

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

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其

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南軒張氏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取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好去聲見賢遍切

節釋曰篤信者信之不回也篤信以好學



則其學實矣守死者守之不變也守死以善道則其道固矣此有學有道之士也危邦危殆之國也未至則不入也亂邦雖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已至則不居也此去就之義潔也天下舉一世而言有道則見於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出處之分明也去就出處不失其宜非有學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若邦有道而無可行之學邦無道而無能守之道是則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節釋曰謀議也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此為無官守者言也

伊川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音

七余切

集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聲樂之盛如此洋洋乎盈耳哉蓋美之也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聲音則師



擊實傳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

集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

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晦庵朱氏

狂侗慳慳本

非美質然狂而直侗而愿慳慳而信於其

不可取之中猶有可取者焉若不直不愿

不信則是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可取者而

亡之是不足望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本南軒張

說氏

論語集註卷第四

三

高措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節釋曰言人之為學汲汲皇皇常若不及

而猶懼或失之此聖人勉人為學之急也

上蔡謝氏所謂如追寇讎者深得其旨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集曰巍巍高大之貌

何氏註

舜禹之有天下

天與之人與之而吾心曷嘗有所與於其

間哉此所以巍巍乎其不可及也

南軒張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集曰則法也

註孔氏

蕩蕩廣遠之稱

註包氏

成

功事業也煥者光明之象文章禮樂法度也道之高且大者莫如天堯之為君獨能則之故其道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形容盡也然民雖無得而名而其所可見者則有巍然之功業煥然之文章爾功業文章即是道之發見者也

本晦庵朱氏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三四二

論語集注卷第四

七八

葛楷

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治去聲

集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註孔氏

亂治

也

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馬氏

註其一人邑姜也

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也劉侍讀以為子無臣

邑母之義蓋邑姜也

九人治外而邑姜治內故亦以

同於亂臣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

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者

交會之間

晦庵朱氏

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



周之人才又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焉是才之難得也

石林葉氏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蓋言文王也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時天

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唯青

兗冀尚屬紂耳

朱氏

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

德也

成都范氏

孔子因論武王之事而有及於

文王且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朱氏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四

六九

音精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間並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切

集曰間罅隙也無間謂無罅隙之可指也

晦庵朱氏

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馬氏註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卑

小也溝洫田間通水之道

邢氏疏

薄於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禮此所以無間然也再言之者蓋深美之

也

龜山楊氏



論語集說卷第四

論

語集說卷第四

三十一







